



村庄守护者

周慧文

“刘华,请快去我家,我妈的脚被开水烫了。”
“好,就去!”
几分钟,我就收到了堂哥发过来的视频,刘华蹲在地上为我妈慢慢地、轻轻地涂抹着药膏。
“放心吧,伯娘动作还算麻利,只一脚背面烫伤,不严重。这几天我会天天过来帮她涂药、揉捏揉捏。如果你们工作忙,不用着急回家。”
我耄耋之年的妈,依然有早起早睡的优良习惯,这不,清早才5点多钟,我还在梦中就接到了她急匆匆的来电,说被开水烫伤了。
正因为村子里有了这医药专业毕业的,在外行医、坐诊几十年,经历丰富、医术也算高明的刘华医生,回到家乡守护与他父母同生于斯、老于斯的乡邻们的安康,在外工作的子女们才得以安心。
“刘华,请帮我送两包莲花清瘟颗粒和两包板蓝根颗粒给我妈。”
“好,就去,姐,你放心。”
“姐,我帮伯娘检查了下,只是小小感冒,没有肺炎,我要她泡几包板蓝根颗粒喝就可以了。我明天傍晚再来看下她吧。”
“刘华,快去下我家,我妈关栅栏门时,打到脸了。”
“好,就去!”
“姐,伯娘眼睛以下的脸部、鼻子、嘴巴被打淤青了,得涂抹几天药,最好还敷两天草药,你们家人,得一个人回家住两天,做顿饭给老人吃。”
“好的,多谢刘华。”

回到家,看到刘华连续一周,天天都挤出时间来我家,为我妈细心地清理、涂药、敷药,还会轻声细语地开导我妈:“没事的,伯娘,几天就好了。”
哎,我不觉又对我妈老调重弹了:“还是跟我们去城里住吧。”结果我妈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说:“我哪也不去,就住这里,吃我自己栽的菜,吃我自己养的鸡。我一有事就可打电话给你们,或者直接打给刘华,他随叫随到。”
两次受伤,一次是清晨5点多,一次是晚上8点多,刘华却能做到在10分钟之内赶到。怪不得我妈这一大把年纪、基础病一大堆的情况下,依然有这么强大的底气坚守在老家。
生活在开门即青山绿水的村民,不必去城鎮里跟生活习惯迥异的下一辈住在一起,不必过抬头只看得到白灿灿的天花板的日子,不必过条马路都得瞻前顾后提心吊胆,不必吃着隔夜菜,为保持新鲜喷点水的蔬菜,是何其自由幸福啊。

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免不了患上各种各样的小病痛,也都可能遭受大小意外,更何况是许许多多老年人独居的村子呢,太需要刘华这个知他人之所需,急家属之所急,又对每个村民家庭的经济条件、人员状况一清二楚,跑腿勤快、医术还不错的医生的守护。

我们家很需要,这个有40名耄耋之年的老人、近两百名高血压患者、50名糖尿病患者

征稿要求

- 除诗歌外题材不限,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
- 文章要求真情实感,见人记事,不要大话、空话、套话,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
- 投稿邮箱:420918118@qq.com。
-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奖10名,奖金500元。
- 活动时间: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

迎着朝霞骑去

黄三平

难以想象,从小到我都不会骑自行车,或者说不会骑车。没想到今年,已是知天命之年的我竟然学会了骑车,而且爱上了骑行。

(一)

自行车作为实用且时尚的代步工具,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乡村。我十几岁的时候,农村已实行土地承包,温饱问题解决后,很多人添置了自行车。小伙子们大都会骑车,一些年轻女子也会骑,大路小路不时闪过骑自行车的身影,潇洒风姿。

我父亲是个节俭又保守的乡村建筑师,收入尚可,但从未考虑过买自行车,甚至家里都没讨论过买车的事情。父亲外出做工,路程或三四里,或八九里,都是早出晚归,步行来回。家里没车,我自然没学过骑车了。我的中学同学,住得离学校大都较远,有五里甚至十多里路,故而平时都是住校,周末回家,有车的同学骑着车,响着铃,像风一样的驶进校园。没车的同学是大多数,我们这些没车的,只能对“有车族”投出羡慕的眼光,然后迈开号称“11路车”的双腿,穿过田间阡陌或大道小路回家。我那时周六下午放学回家,周日下午返校,单步行约七十分钟,习以为常,不以为累。

上世纪90年代,我上大学时,正是自行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城市里的人们多是骑车上下班,每逢高峰时段,自行车道上如潮水汹涌,奔流不息。有个学期我得到了一份给小学生做家教的活儿,家长给我一辆闲置的旧自行车,便于我每周两次去工作。我不会骑车,先壮着胆子在学校里试骑,校园里人流密度大,心中自生怯意,每见人多处便赶紧下车。车技还是生硬的,骑上车去做家教,骑入南京的大街小巷,心里总是惴惴不安,常是半骑半推。有一次骑在如织的车流里,对车技的信心全然崩溃,觉得自己就要摔倒了,于是忍

不住了车,无意间招来身后骑车人的责怪,那人怪我“急刹车”,我抱歉地赶紧把车推到人行道上,喘了一口气,望着如梭如织的自行车大军,犹自紧张得冒汗。

在机械方面我是个笨人,加之那辆自行车车况较差,骑了好些天也没怎么骑熟。这次家教大概做了两个月就结束,自行车便还给了人家。后来大学毕业了,由于住处和上班的地方很近,不需要骑车,从前的那点车技都还给了青涩岁月了。

几年后在北京读研,我决定买一辆自行车。我的同学路遥是一位车技很好的女生,她陪我去隔壁的北大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返程路上,路遥骑着新买的旧车,我坐在后座上,我俩在成府路上顶着灿烂的阳光,迎着夏日的清风,一路骑回学校,好不惬意。我在校园里试骑了几回自行车,路上的人总是很多,不免令我这个“生骑手”心里发虚。车技还没练熟,不久就放暑假了,我把车锁在宿舍楼下的车棚里,孰料待秋天开学时,车不见了,我在车棚里穿行了好几遍,在众多自行车中反复寻觅,硬是没找到我的车。我的第一辆车就这样丢了,肯定是被“梁上君子”顺走了。我一阵惆怅,没车可骑了,那点尚不熟练的车技又一次随车而逝。

(二)

此后很多年,我都不接触自行车了。街道上汽车越来越多,自行车变得难得一见了,21世纪的头二十年里,人们跨入了汽车时代,汽车替代自行车成了日常的交通工具。在学车热潮里,我去学了开车,考了驾照。学开车的时候,我也比较笨拙,有经验的学员戏说:“开车和骑车很像,你不会骑自行车,所以开车也难学会。”说得有理,我只好多加练习,还算顺利地考到驾照,如今已有九年的驾龄,也算是“老司机”了。

(三)

此后骑行便成了闲暇时的常事了。清晨,太阳刚刚破晓,天边霞光泛红,我们便骑上自行车,上了东环公路,骑行一段再拐入东郊的村道,一路迎着朝霞骑去。我们渐渐骑得远了,骑入村庄和田野,路边不时闪过花丛和蝴蝶,远山近水,苍松绿竹,万千景物,清明开

记事本

年画

唐红生

进入腊月,春节似乎加快脚步走来。此时,农村老家已忙碌起来,年味愈来愈浓。过年要贴春联、挂灯笼、忙年夜饭,另外一件重要的事——贴年画。

年画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最早始于“门神画”。汉代春节,有在门上画门神习俗。到了唐宋,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年画形式多样化,功能也逐渐从“镇恶驱邪”演变为“祈祥纳瑞”,寄托人们喜迎新年的憧憬,承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关于年画的称呼,宋朝叫纸画,明朝叫画贴,清朝叫画片。直至清道光年间,文人李光庭写到:“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年画由此定名。

记忆中,儿时除了盼着过年有新衣服穿、有好吃的,要算年画了。那时供销社其实是杂货店,不是每个大队都有,靠近公路旁的才设点。平时,我把牙膏皮、鸡脆皮、塑料制品等收集起来,舍不得换糖吃,而是用来卖钱积攒。

一放寒假,我便和村上几个小伙伴去附近的供销社买年画。刚走近围墙,一股浓郁酱油味抑或醋味飘来。进得门来,墙壁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年画,连头门上也拉了好几道铁丝,上面挂着画,并有编号,让人目不暇接。年画飘逸纸墨香味,买画的人摩肩接踵。我仰起头一张张看,脖子抬酸了,眼也挑花了。小伙伴也帮我选,我把大家都认为好的几幅画编号记下,由于积攒的钱不多,算下来只能买2幅。一幅是《连年有余》,一个胖嘟嘟男娃身穿红肚兜,抱上一条大红鲤鱼,一双大眼睛正盯着我们看呢。他身旁还有莲花、莲子图案,既十分喜庆,又寓意富余。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每年能有结余,这是多么美好的愿望啊!另一幅是《草原英雄小姊妹》,一来因为课本上刚学过,被她们英雄事迹所感动;二来由于一张画中有8张图,每张图下面有文字说明,觉得划算。

回家路上,我们把卷起来的年画当望远镜,轮流从中间的圆孔四处远望,仿佛看到远处的景致,看到新年的美好。

我家原先的土坯草房,已记不起来了。翻建成瓦房后清楚记得,外墙是乱石砌成,室内的隔断墙仍是土坯。贴年画前几天需除尘,父亲找一根竹竿,一头绑上细竹枝,头戴草帽,将房顶、屋檐、墙壁的蜘蛛网和灰尘扫干净,贴过年画的地方也得掸几下。如墙上留有漏过水的痕迹和破损的地方,还要用石灰水刷白。如此一来,屋内豁然亮堂起来。

张贴年画那天,首先要调制好糨糊。母亲会很过日子,勤俭持家,从不浪费。因为需要的糨糊不多,她抓一把面粉放进舀水的铁勺子里,用水搅匀后,在生起一堆小火上慢慢熬。待熬好的糨糊冷却,父亲便开始贴年画了。

我和小伙伴挨户看年画。每家的画不尽相同,内容广泛,五颜六色。有伟人的、有戏剧的、有风光的……那时我们看不出什么含义,主要比谁家年画多,画多的小伙伴会露出得意神情。我家除了中堂,其实就一面墙好贴画,所以比不过人家。

进城工作后,家中的房屋也新建成两层小楼,年画每年由我从城里买。当时只有新华书店有年画,后来每当临近春节,地摊上随处可见,渲染着节日气氛。至于贴年画,也改用图钉,省事多了。有一年,年画中增加了年历画,我买了两张,父母很是喜欢。以至于每年这时都提醒我,不要忘了买年历画,说那种实用。中堂则改用带镜框的画,一劳永逸。几年前,村庄被拆迁,父母住进了套房,挂历代替了年历画。

如今,贴年画的习俗渐淡,但年画的过往镌刻心扉。每每想起,总泛起缕缕乡愁,犹如春风扑面,倍感温馨。

游记

冰城印象

邹彬

我出生在南方一个冬天的早晨,听妈妈说,那天很冷,屋檐上都挂了冰楞子,于是爸爸就给我取了个最简单也最应景的名字“彬(冰)”。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冰雪好像有种特别的感情。去东北看雪的愿望在心底藏了很多年,却始终没有成行,直到这个冬天。

这个冬天,哈尔滨人使出浑身解数,让冰城火出了圈。我们去的时候,冰雪大世界还没有开园,冰城人民正铆足了劲,准备迎接八方来客。虽然我们完美错过了最大的冰雪大世界,但对于我这个株洲游客来说,看到了冰城最本真的模样,也挺好的。

除了在刺骨的寒风中乐不可支地吃马迭尔冰棍,在千里冰封的松花江上见识勇敢的冬泳者、勤劳的冬捕者,在此感受美轮美奂的冰雕艺术之外,这座由中东西铁路推出的城市,大气沉稳、优雅豪爽的气质,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

车行在宽阔的主马路上,看着街边倏忽而过的各式建筑,文艺复兴、巴洛克、折衷主义及现代多种风格交集在一起,如此迥异又极具异国风情,不愧为东方的小巴黎。我忍不住想,在千城一面的当下,这个城市,如何能拥有这么多历经风霜,仍光彩夺目的建筑?

站在索菲亚大教堂脚下,这份好奇变得更加强烈。这座拜占庭式的东正教堂,清水红砖的墙体,巨大饱满、极具俄罗斯风情的洋葱头穹顶,披着一层薄薄的白雪,矗立在天地之间,巍峨而壮美。

周边保留着旧式的火车站,陪衬着宏伟的教堂,散发出浓郁的异域情调,吸引了不少游客拍照打卡,我也没有例外。坐在车站旁的长椅上,看着人来人往,脑海里想着这里一定曾经发生过无数动人的故事。

当地人告诉我们,最初,这是沙俄在建中东铁路时修建的一座随军教堂,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当时的俄国人花了9年时间,完全靠人工,把一块块砖垒起来,建成了现在的模样。

它的修建者一定没有想到,这座宏伟的建筑,如今已成为哈尔滨的标志性建筑,既构成了冰城独具异国情调的人文景观和城市风情,也成为沙俄入侵东北的历史见证。

不止索菲亚教堂,逛一逛这座城,方石铺就的中央大街,全钢结

构的松花江铁路大桥,散落在全域的各式异域风情建筑,都一一诠释着这个城市上百年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二)

我感慨它们的壮观与美丽,更感慨历史这个神奇的造物者。如果当年清政府没有放宽对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如果没有当年的饥荒,应该就不会有那批闯关东的勇者,汇聚成南腔北调的哈尔滨。

如果没有中东铁路的建设和经营,哈尔滨可能很长时间内还只是那个由五十多处农牧渔猎村组成的地方,也绝无可能云集大批的外国专家、学者、科技人才、艺术家,并发展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窗口、东北亚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

人类,永远是伟大历史的创造者。

当年的哈尔滨,生活着从关内来的山东、河北人,还有最多时达20余万的外国侨民,俨然已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他们在这座城市里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努力生活,在异化他人的同时,也同化了自己,才有了如今这座城市中西合璧、兼容并蓄的城市特质。

哈尔滨俄侨诗人叶琳娜·涅杰利斯卡娅写过一首诗:无情的岁月悄然逝去,异国的晚霞染红了天边。我到过多少美丽的城市,都比不上尘土飞扬的你。

透过文字,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那群异乡人,已把他乡当故乡。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冰城的外国侨民已经少见,当年闯关东的先人的后辈也有很多已经重返故乡。和许多国内三四线城市一样,这里的年轻人也更愿意去国内一线城市发展,难怪很多当地人都感叹这座城市的没落。

随着国家振兴东北计划的实施,以及中俄开放远东口岸,今日的冰城又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当我走在车水马龙、游人如织的中央大街,看着随处可见、琳琅满目的俄罗斯商品,和中俄国际商场中攒动的人头时,我感受到的是这座城市海纳百川的气魄和蓄势待发的活力。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态留存并传承下来,它是我们民族独立品格的历史凭证,也是我们满怀信心走向未来的坚实基础和力量与智慧之源。

这是我第一次到东北看雪,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哈尔滨……

